

[文章导读]

近年来，随着产业进程加速、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等，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不得不直面新的内外挑战；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上流传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其核心是忧虑未来中国的发展将遭遇险阻。本期“观念”栏目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的视角，对上述观点做出了回应。王绍光通过评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提出长期流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念并没有坚实的立论依据，面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阵痛，没必要谈虎色变，以为中等收入是道难以迈过的坎；蒙克则围绕“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提法，指出任何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难免会引起原有世界体系主导者的遏制甚至打击，这也正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并不一定会导向战争，崛起中的中国既需要对当前局势有所警惕，也应当避免军事冒险主义，并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此才能登上时代的马车。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王绍光

在过去十年里，“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引起了各国经济学者、新闻媒体、政府官员、国际组织甚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百度指数”或“谷歌趋势”显示，对这个提法的关注度从2007年起不断攀升，直到2015年后才有所回落。虽然对英文与中文学术论文库（Web of Science、EBSCOhost和中国知网）的搜索显示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中，^[1]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中英文专著还不多见。因此，周绍杰、胡鞍钢合著的《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以下简称《跨越》）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选择这一题目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是：“‘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或经济学家描述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的关键词。”

《跨越》在开篇第一章就试图回答：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陷阱”并不是一个新词，“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贫困陷阱”都是耳熟能详的概念。严格来讲，“陷阱”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1）存在一种自发延续与自我加强机制；（2）处于持续的稳定状态；（3）难以突破。^[2]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过什么“陷阱”的话，低收入或贫困肯定是一种陷阱。人类历史已长达三百万年，但直到大约200年前，经济增长极为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多大变化；除极少数靠剥削、压迫他人而生的富人以外，绝大多数人一直生活在贫困状态。^[3]18世纪下半叶爆发工业革命后，世界各地才出现“大分流”，其标志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加速。^[4]荷兰于1827年率先从“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的门槛，也许是全球第一例。在随后半个世

纪里, 英国 (1845)、澳大利亚 (1851)、比利时 (1854)、新西兰 (1860)、美国 (1860)、瑞士 (1868)、乌拉圭 (1870)、丹麦 (1872)、法国 (1874)、德国 (1874)、奥地利 (1876) 也相继进入“中低收入”俱乐部。^[5]“低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明显符合上述三个特征, 因为人类花费几百万年才摆脱它。

那么, 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如果我们回看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但今天往往被人遗忘), 这种陷阱似乎也是存在的。以荷兰为例, 它于 1827 年跨入“中低收入”门槛, 但直到 128 年后的 1955 年才进入“中高收入”群组。美国在“中低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短一些, 不过也足足花费了 81 年 (1860~1941)。对这些国家而言, 从“中高收入”阶段进一步过渡到“高收入”阶段也十分艰难: 美国花费 21 年 (1941~1962), 加拿大花费 19 年 (1950~1969), 澳大利亚花费 20 年 (1950~1970), 新西兰花费 23 年 (1949~1972)。也就是说, 西方发达国家都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包括中等收入与中高收入两个阶段) 长达百年之久, 甚至更长。^[6] 不过, 它们最终都跳出了陷阱, 进入高收入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它们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是否意味着后发经济体也一定会重蹈覆辙呢? 在一篇发表在 2004 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的文章里, 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杰夫里·格瑞特 (Geoffrey Garrett) 提出一个论点: 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 技术上比不过富国, 价格上拼不赢穷国。为了论证其观点, 格瑞特按 1980 年人均 GDP 将世界经济体分为高、中、低三组, 然后计算各组在其后 20 年 (1980~2000) 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 结果发现: 中等收入组的增长速度不到 20%, 既慢于高收入经济体 (约 50%), 也慢于低收入经济体 (超过 160%)。^[7] 三年后, 在题为《东亚复兴: 有关经济增长的看法》的长篇报告中, 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人员中引用了格瑞特的文章, 并首次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8] 几年后, 这个概念一下流行起来, 不少人听到它便想当然地认为, 高收入经济体

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包括中等收入与中高收入两个阶段) 长达百年之久, 甚至更长。不过, 它们最终都跳出了陷阱, 进入高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或经济学家描述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的关键词



拉丁美洲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实例

已修成正果，低收入经济体的“起飞”相对容易，只有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可能会落入增长陷阱，且很难跳出陷阱。

其实，格瑞特和世行报告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这个概念，前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个名词，后者在十年后发表的反思文章中解释道，他们原本的意思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落入增长停滞的陷阱，而不是说中等收入经济体一定会比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更容易落入增长陷阱；“这种‘陷阱’存在于各种收入水平，从低收入到高收入”。他们澄清，“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说法、一种预警，为的是激发有关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方式的讨论，但这个提法缺乏严谨的定义与数据支撑。^[9]

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在21世纪初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原因有二。一是，与战后初期相比，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124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为例，1950年时，其中80个是低收入经济体，41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只有3个；而到2013年时，低收入经济体的数量降至37个，高收入经济体增至3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量成为大头，达到54个。^[10]尤其在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例更高，涵盖95%以上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11]

二是，现有经济理论存在一个巨大的空白：理解低收入经济体（大约10亿人口）的发展，有索罗增长模式；理解高收入经济体（大约10亿人口）的发展，有内生增长理论；但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大约有50亿人口）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或模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行2007年报告的执笔者十年后说，“中等收入陷阱”与其说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注定的命运，不如说是经济理论上一个“无知的陷阱”。^[12]

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格瑞特提供的证据事后被证明不足为凭。有研究者用更新的数据重新计算各类经济体在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

“中等收入陷阱”与其说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注定的命运，不如说是经济理论上一个“无知的陷阱”。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陷阱”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

发现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格瑞特描绘的那么大。如果采用与格瑞特不同的指标划分高、中、低三类经济体,这种差距则会完全消失。^[13]可见,数据与尺度的选择可能严重影响研究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即使沿用格瑞特的划分指标,无论是在1990~2010年间,还是在1995~2015年间,中等收入经济体都比高收入经济体增长速度更高。也就是说,在某些时段里,中等收入陷阱似有还无,而在另一些特定时段里则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长陷阱。^[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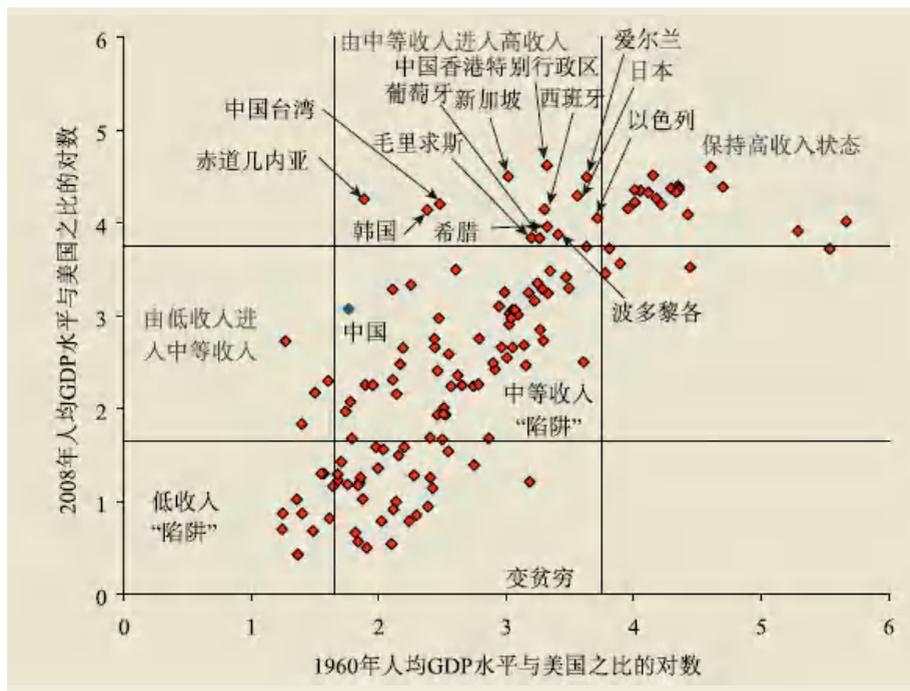
世界银行在上述2007年的报告中没有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任何证据。不过,它在2013年出版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展示了一张图(见下图,亦见《跨越》第9页),后来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证据而广为引用。该图依各经济体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比重将它们划分为低、中、高三类;它试图告诉读者:世界上在1960年时已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

然而,只要对下图稍作推敲,就会发现其立论基础十分脆弱。

首先,它对“中等收入”的定义过于宽泛,包括所有人均GDP相当于美国水平5.2%~42.74%的经济体。结果,1960年时,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低收入经济体,其中还有两个已站在中等收入的门槛上。而到了2008年,低收入经济体的数量却增加到40余个,完全有悖常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时的中国已经被划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从而导出中国从1960年到现在一直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结论。

其次,正如《跨越》一书指出的,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经济体中,毛里求斯(126万人)与赤道几内亚(74万人)其实“仍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特征”;^[15]以色列只有836万人,而中国香港(740万)、

无论是在1990~2010年还是在1995~2015年,中等收入经济体都比高收入经济体增长速度更高。也就是说,在某些时段里,中等收入陷阱似有还无,而在另一些特定时段里则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长陷阱。



新加坡（585 万人）、爱尔兰（484 万人）、波多黎各（370 万人）的人口更少，葡萄牙与希腊人口也刚刚勉强超过 1000 万，都属于小型经济体；且早在 1960 年，以色列、爱尔兰、日本离高收入的边界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如果排除这 10 个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毕业生”只剩下中国台湾、韩国与西班牙。这恐怕并不是世行这份报告起草者希望看到的结论。

第三，低、中、高是相对概念，采用相对标准不无道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世行这张图的参照系是美国的人均 GDP。换句话说，在这张散点图中，凡是 2008 年的点位比 1960 年提高的经济体，其人均 GDP 增长速度都快于美国；只有点位下滑的经济体，其人均 GDP 增长速度才慢于美国。用 1950~2017 年间的的数据计算，^[16] 在此期间，美国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长速度是 2.05%，与其他 100 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相比，其速度居中，列第 52 位；增速等于或低于 0 的经济体只有 7 个。除非认定美国在这几十年间落入陷阱，否则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断言那 51 个人均 GDP 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的经济体落入了某种陷阱。因为如果美国和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那么后者逼近、跨过高收入标线、甚至超越美国都是可能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多数后发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比今天那些高收入国家当年停留的时间更短。很多人一谈到中等收入国家马上会联想到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仿佛这几个国家的经历就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宿命。拉丁美洲确有几个国家很早就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如乌拉圭（1870）、阿根廷（1890）、智利（1891）、委内瑞拉（1925）、墨西哥（1942）、巴拿马（1945）、哥伦比亚（1946）、巴西（1958）；到目前为止，只有乌拉圭和智利于 2012 年迈入高收入的门槛，阿根廷也曾短暂进入这个门槛，而其余国家仍停留在中高收入群组。但拉丁美洲一个区域的经验未必有代表性。有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普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在 124 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中，到 2013 年，共有 45 个完成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其中 36 个经济体在 1950 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剩下 9 个在 1950 年以后完成过渡。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荷兰（128 年），最短的是以色列（19 年）；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哥斯达黎加（54 年），最短的是中国（17 年）。^[17] 如果把 45 个经济体放在一个散点图上，横轴是进入中低收入的时间（年份），纵轴是过渡时间的长短（年数），然后画一条回归线，可以清楚看到两者呈负相关，具有统计意义，斜率达 -0.6，表明进入中低收入的时间越晚，过渡期越短。前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64 年，后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28 年，不到前者的一半。如果把这 45 个经济体一并考察，过渡期的中位数则为 55 年。

在这 45 个经济体中，到 2013 年共有 30 个（绝大多数是欧美国家）完成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其中 5 个经济体在 1950 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剩下 25 个在 1950 年以后完成过渡。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新西兰（23 年），最短的是瑞士（14 年）；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最长的是阿根廷（41 年），最短的是中国香港和韩国（7 年）。用这 30 个经济体作出的上页图也显示出一条具有统计意义的负相关回归线，斜率是 -0.11，表明进入中高收

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说明，大多数后发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比今天那些高收入国家当年停留的时间更短。

入的时间越晚，过渡期越短。前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20 年，后一组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14 年，这 30 个经济体的过渡期中位数则为 15 年。^[18]

对这 45 个经济体的分析有助于澄清我们在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误区。有些人会不经意把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作为是否落入陷阱的标杆，似乎只要过渡期比它们长，就表明已进入陷阱。其实，正如拉美国家是特例一样，这些东亚经济体也是特例。我们已经看到，欧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段）普遍停留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终进入高收入阵营。而后发经济体的过渡期普遍比欧美国家要短，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那些后发国家一定会落入陷阱呢？如果一定要为落入陷阱设定时间标准（持续的稳定状态），恐怕应该考察一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超过 55 年、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超过 15 年。拿这两把尺子衡量，的确可以找到一些久陷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阶段的例子（如一些拉美国家，但并非所有）；不过，更多的经济体（如大多数亚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虽然仍未过渡到下一阶段，但一直在砥砺前行。既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大概率事件，那么我们完全没必要谈虎色变，以为中等收入是道难以迈过的坎。^[19]

《跨越》不仅是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它是把“中等收入陷阱”置于中国的伟大崛起中加以观察的。在本书的后几个篇章，作者分别分析了中国如何跨越“贫困陷阱”、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国为什么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50 年，中国曾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 50 年的奋斗，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终于在 1999 年摆脱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贫困陷阱，从低收入迈入中低收入阶段。^[20] 十几亿人摆脱贫困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但国际上总有一些人希望看到并预测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到底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正如《跨越》一书所说，“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特殊的阶段，要比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中国在这一阶段将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对现阶段的中国发展具有警示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列举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认为中国能够有效应对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者坚信，“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中国 1999 年进入中低收入阶段，至今已过去了将近 20 年。站在这个节点上展望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前景，《跨越》的作者相信，“未来的基本方向，就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在未来十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的这份自信绝不是虚幻缥缈的玄想，而是靠实打实数据支撑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在中低收入阶段只停留了 12 年（1999~2011）便跨入了下一阶段——中高收入阶段。^[21] 前面引述的另一份研究表明，中国完成这一过渡所用的时间是所有有历史数据的经济体中最短的。^[22]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一般会比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长，前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55 年，后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15 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依旧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状态。

“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特殊的阶段，要比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中国在这一阶段将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对现阶段的中国发展具有警示意义”。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在2025年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势。这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完成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不会超过15年。换句话说，从2012年中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算起，到2025年之前，中国就将完成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豪迈地宣布：“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伪命题。”的确，不要说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即使有这种陷阱，中国人民也会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回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3]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苏世民书院)

注释：

* 本文系王绍光教授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周绍杰、胡鞍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一书的评论。

[1] Linda Glawe and Helmut Wagner, "The Middle-Income Trap: Definitions, Theories and Countries Concerned—A Literature Surve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58, No. 4 (December 2016), pp 507, 538.

[2] Linda Glawe and Helmut Wagner, "The Middle-Income Trap: Definitions, Theories and Countries Concerned—A Literature Survey," p. 512.

[3]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2100; Europe,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Jesus Felipe, 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22, No. 3 (2017), pp. 429–453. 这份研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 (1990年国际美元)，如果低于2000美元，属低收入；如果在2000–7250美元之间，为中低收入；如果在7250–11750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如果在11750美元或更高，则为高收入。

[6] Jesus Felipe, 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22, No. 3 (2017), pp. 429–453.

[7] Geoffrey Garrett, "Globalisation's Missing Middle,"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4), pp. 84–96.

[8]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pp. 18–19, 68–69.

[9]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403*, World Bank, August 2015.

[10] Jesus Felipe, 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Table 1.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es by Income Categories, 1950–2013," p. 436.

[11] Gemma Estrada, Xuehui Han, Donghyun Park, and Shu Tian, "Asia's Middle-Income Challenge: An Overview,"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25 (November 2017), pp. 1–2.

[12]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 p. 4.

[13] 格瑞特划分高、中、低收入三类国家的方式十分粗糙。他们没有使用学界通常使用的绝对收入法或相对收入法，而是简单地把所有国家按人均收入高低进行排列，将顶端25%的国家叫作“高收入”，将底端30%的国家叫作“低收入”，将其余45%的国家叫作“中等收入”。

[14] The Economist, "The Middle-Income Trap Has Little Evidence Going for It," *The Economist*, October 7, 2017,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29862-countries-are-neither-rich-nor-poor-can-hold-their-own-against-rivals-both>.

[15] 按世界银行2018年对各国的分类,毛里求斯从未变为高收入经济体,赤道几内亚已倒退至中高收入经济体。见World Bank Data Team, "New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17-2018," July 1, 2017,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edutech/new-country-classifications-income-level-2017-2018>.

[16] The Conference Board, Inc., "Total Economy Database," 2018,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retrievefile.cfm?filename=TED_1_NOV2017.xlsx&type=subtitle.

[17] 这份研究的判断与世界银行的判断不一定完全吻合。

[18] Jesus Felipe, 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如果把考察时段局限在1960年以后,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见 Gemma Estrada, Xuehui Han, Donghyun Park, and Shu Tian, "Asia's Middle-Income Challenge: An Overview," pp. 8-17.

[19] 最近几年,一批最新实证研究都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它们的作者来自学术界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利用不同的数据,使用不同的方法,涵盖不同的时段,得出大同小异的结论。例如 Fernando Gabriel Im and David Rosenblatt, "Middle-Income Trap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9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3,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69991468339571076/Middle-income-traps-a-conceptual-and-empirical-survey>; Lant Pritchett and Larry Summers,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2014),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Robert Barro,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Especially to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872 (2016),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reg Larson, Norman Loayza and Michael Woolcock, "The Middle-Income Trap: Myth or Reality?" *Research & Policy Briefs*, No. 1 (201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65511468194956837/The-middle-income-trap-myth-or-reality>; David Bulman, Maya Eden and Ha Nguyen, "Transitioning from Low-Income Growth to High-Income Growth: Is There a Middle-Income Trap?"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22, No. 1 (2017), pp. 5-28; Xuehui Han and Shang-Jin Wei "Re-examin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Hypothesis (MITH): What to Reject and What to Rev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126 (February 2017),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 World Bank Data Team, "New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17-2018," July 1, 2017.

[21] World Bank Data Team, "New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17-2018," July 1, 2017.

[22] Jesus Felipe, 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 "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p. 439.

《天涯》2018年第6期目录

记忆重现

004 汗漫 宝庆路三号:当樱桃变成玉兰

作家立场

015 陈希米 三月雪(“答自己问”专栏之六)

028 杜君立 毛皮征服历史

038 鱼禾 寄居之所

045 蒋蓝 从苇岸到苇草

049 汪海 晦暗的布朗肖与文学的沉默

057 翟一达 一个普通日本兵战争体验

小说

062 舒文治 罗成牌

086 小珂 原则先生

098 赵宏兴 旅行

105 蓝石 别杀人

散文

116 马叙 大海向东倾斜

126 王剑冰 收藏

135 宋长征

145 维摩

150 朱朝敏

158 干亚群

164 刘亚荣

民间语文

168 杜立明 向南骑行日记(2014)

177 胡赳赳 赳赳说字之四(2017)

182 吴中庆 考研日记摘抄(2004—2008)

艺术

186 汪伟 照片是怎样与社会互动的

192 曾不容 彩虹旗飘起来

200 王巨川 “时间”的停滞与错位

环球笔记

202 人文知识当如何普及 / 乡村振兴要服务“老人农业” / 在数码时代“重拾交谈”? / “金发”与“共谋式自由” / 美国青少年也越来越不爱读书 / 《黑豹》与非洲的女性主义 / “工厂”的历史

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9号楼6楼《天涯》杂志社邮购部 邮政编码: 570203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订阅本刊: 1. 微信订阅, 关注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tyzzz01)后, 点击底部菜单栏“买杂志”或回复“订阅”操作, 微信预订目前享受每期快递包邮的优惠。2. 电话订阅, 电话号码: (0898) 65360004。3. 邮局订阅, 本刊邮发代号: 84-12,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